



列傳卷第二十三

元史一百三十七

翰學事大知制誥修國史承直郎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程德全

勅修

哈刺哈孫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
幹璘王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
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
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
衆擢啓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刺罕從平河西西域諸
國祖傳理察太宗時從太弟睿宗攻河南取汴蔡滅



列傳卷第二十三

元史二百三十七

翰林學士華夫知制誥蕭修國史長宋源翰持制承直郎知制誥蕭國史院編修官臣三禕等奉

勅修

哈刺哈孫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
幹璘王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
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
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
衆擢啓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刺罕從平河西西域諸
國祖傳理察太宗時從太弟睿宗攻河南取汴蔡滅

3
2 应為卷 136

金錫順德以爲分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于軍
哈刺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
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襲號答刺罕
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帝嘗諭之曰汝家勲載王
府行且大用汝矣又語皇太子曰答刺罕非常人比
可善遇之十八年割欽廉二州益其食邑二十二年
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冤滯所活數百人時相請
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
且相去數千里欲遥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二
十八年拜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臺臣言其

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繼者帝曰湖廣之地朕
嘗駐蹕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取
商旅貨財哈刺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
始皆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
植黨自蔽後因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能之因問曰
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
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三十年平章
劉國傑將兵征交趾哈刺哈孫戒將吏無擾民會有
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
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刺哈孫密遣使奏曰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二
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
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荅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
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
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剌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為
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
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
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
民間夏稅哈剌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
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大德二年入朝上都成宗拜光
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視政七日徵拜中書左丞

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以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
用愛民為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
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
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五年
同列有以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
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
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
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
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
疲於餽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

尺蛇節因民不堪舉與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採
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
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
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譽喪
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進
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用多不得其人
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賊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
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刺
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
刺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監修國史置僚屬冬十一月帝寢疾篤甚入侍醫藥
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
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
慶諸奸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
難荅哈刺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
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卧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
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
猶未知也三月朔列牘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
聽政乃立署之衆大喜莫知所爲明日迎仁宗入執
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荅等就誅內難悉平

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即
皇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賜宅一區以
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
敢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三宮盡幸其
第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爲其食邑哈刺哈孫力爭之
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踈屬豈
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哉帝不聽禿剌因譖於
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刺哈孫亦嘗署文書由
是罷相出鎮北邊詔曰和林爲北邊重鎮今諸部降
者又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哈刺哈

孫者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
帛四萬端乳馬六十四匹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
太后亦賜帛二百端鈔五萬貫至鎮斬爲盜者一人
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
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取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
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
以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
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
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十
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

務汝曹勉之毋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
曰喪我賢相賻鈔二萬五千貫詔歸葬昌平追贈推
誠履政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順德王謚忠獻子脫歡由太子賓客拜御史中丞襲
號荅剌罕進御史大夫行臺江南尋拜平章行省江
浙進左丞相兼領行宣政院重厚有父風喜讀書為
政不尚苛暴得衆心致和元年卒于官年三十七子

纒纒

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

毋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
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
有數駝皆重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駝營外
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
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
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馳載二子越
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
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聞國中
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且
問其所欲對曰臣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

元史卷之三十三
六
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逮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方以爲憂過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而不知其故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賢年十四入侍世祖世祖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旣諭遣之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

辭以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詳悉帝因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嘗扈從上都方入朝而宮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閣望而見之指以爲侍臣戒一日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諸門衛皆不納乃從水竇中入帝問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更諭諸門衛聽其出入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敢或慢復使掌門無敢闌入帝曰可用矣乃頽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爲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

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昔寶赤之衆從行及乃顏平阿沙不花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帷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昔寶赤牧地使

耕種以自養從之阿沙不花既領昔寶赤帝復欲盡徙興和挑山數十村之民以其地為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帝皆聽納民德之至今飲食必祭至元三十年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阿沙不花從行踰金山戰抗海有功成宗即位會大宗正扎魯火赤脫兒速以賊污聞詔鞠問之脫兒速伏罪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即刺阿即刺譯言閻羅王也有訴朱清張瑄陰私既抵罪帝遣兵馬都指揮使忽刺木籍沒其家以受賂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以實聞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兼兩城兵

馬都指揮使事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帖木兒皆陰為之助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孟未至適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只兒哈即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只兒哈即聞脫脫已去方詰問吏閱案牘乃止太后及仁宗既至京師有言安西王

謀以三月三日偽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剌哈孫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哈孫曰善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執送上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姦臣與哈剌哈孫皆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醞以往至野馬川見武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以待陛下臣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

悅解衣衣之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因奏平內難之有功者燕只哥以下十人爲兵馬指揮爲直省舍人詔先奉蒲萄酒及錦綺還報兩宮仁宗即日率羣臣出迎武宗入上都加阿沙不花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師治安西王黨諸連坐囊加真等三十餘人皆釋之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盜金者召詰問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而

從之有近臣蹠踣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蹠踣而受上賞則竒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又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麩麩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繼

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復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廣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有以左道惑眾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宜乎法遷知樞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至正元年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順寧王謚忠烈其繼室別哥倫氏亦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

服華綵詔旌其門與元配達海的斤氏並封順寧王夫人子伯嘉訥廉直剛敏憂國如憂家嘗為京尹屯儲衛誘小民梅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為盜而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寃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大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為宿衛長仁宗即位延祐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祿大夫大司徒五年進金紫光祿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餘並如故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耶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會諸侯王于大明殿詔進

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夏五月宣徽使失烈門要束木妻也里失八等謀為逆帝密得其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斬之其黨皆伏誅拜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為之壅滯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

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叅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三月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宮亨麗殿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帝嘗謂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辰寸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

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惟陛下垂閱時加訓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為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于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預勅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損冬十月始有事于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頽拜住曰朕用卿
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
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
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
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慶典一旦復見有感
泣者拜住率百僚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
有差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配享等禮帝從容
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
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
堯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

為君拒諫曰賢心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
民到于今稱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
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
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
譎險屢殺大臣蠶獄賣官廣立朋黨凡不附己者必
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玉殺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
諸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
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
迭兒復引叅和政事張思明為左丞以助已思明為
盡力忌拜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

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讎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毋復言未幾奉旨往立忠憲王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出蒞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速速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快怏而還然其黨猶布列朝中事必稟于其家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漕管

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時張思明亦稱疾不出衆皆顧望拜住雖朝夕帝前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爲賣官之計耳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共畢銓事拜住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

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六月壬寅敕賜平江
腴田萬畝拜住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
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
朕自諭之秋七月奏召張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而
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卒拜住哭之慟初折民吳機
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刺
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
貫酬其直田已久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
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賊鉅萬真人蔡道泰以奸
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

舉奏二事命臺察鞠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蔡八
刺吉思等皆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失冬十二月
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
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
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唯恐少後日以進賢
退不肖爲重務惠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
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
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
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
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

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三年春二月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剌勇決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畧發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他筆削未盡善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識見夏六月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兒過惡日彰拜住悉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甚懼帝在上都

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潛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為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拜住遂弑帝於行幄晉王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者宿前導輿拜住盡相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歎惜泣下拜住憂

國忘家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太官以酒進則憂形于色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構禍難云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羣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

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于酒又常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勲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泰定初中書奏丞相拜住盡忠效節殞于羣兇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餘如故子薦麟鐵穆爾

列傳卷第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四

元史一百三十七

翰林學士雷欒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察罕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榮祿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察罕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為行軍府奧魯千戶奧魯赤參政湖廣辟為蒙古都萬戶府知事奧魯赤進平章復辟為理問政事悉委裁決

且令諸子受學焉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而責之使者辭屈世子舉衆逃去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爲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仇家者覈問之果然前後從奧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勲績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刺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

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誑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誅群臣之爲異謀者迎武宗于邊河南平章囊加台薦察罕即驛召至上都賜廐馬二匹鈔一千貫銀五十兩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進僉詹事院事賜銀百兩錦二匹遣先還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謂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賜

我置都總管府卿其領之慎揀僚屬勿以詹事位高
不屑此也進卿秩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謝曰都府之
職敢不恭命進秩非所敢當固辭改正奉大夫授以
銀印至大元年閱戶口江南諸省還進太子府正加
昭文館大學士遷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
再拜啓曰庶民脩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
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
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
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爲聖殿下行之
幸甚東宮故有左右衛兵命囊加台察罕總右衛且

令審擇官屬仁宗即位拜中書參知政事但總持綱
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以
益卿壽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
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
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
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
曰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
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
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

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
範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
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
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
邪頓首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
田里幸甚不覺沉痾去體爾命賜茵以坐顧李孟曰
知止不辱今見其人朕始以荅刺罕不憐吉台囊加
台等言用之誠多裨益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即非
善人也又語及科舉并前古帝王賜姓名命氏之事因
賜察罕姓白氏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

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
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
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奴爲民者甚
衆故人多稱長者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子外家
奴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篤承直
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仕者二人闊闊不花哈撒

曲樞

曲樞西土人曾祖達不台祖阿達台父質理花台世
贈功臣追封王爵曲樞七歲失怙恃既壯沈密靜專
爲徽仁裕聖皇太后宮臣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

傳左右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鞠躬盡力夙夜匪懈大德三年武宗總戎北邊九年饒人亂國仁宗侍皇太后之國于懷未幾復之雲中連年奔走不暇曲樞擲風沐雨跋涉艱險無倦色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殲姦黨迎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為皇太子天下以安拜曲樞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太司農未幾進光祿大夫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至大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依前太司農應國公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四年授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太學士兼

太司農領崇祥院司天臺事官爵勲封如故後以疾薨于位子二人長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遷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資德大夫治書侍御史至大元年陞榮祿大夫遷授中書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而卒子咬住次伯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政府正至大二年遷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叅知政事明年入為太子家令遷正奉大夫明年遷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擬擢侍御史改除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未幾復爲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皇慶元年加榮祿大夫子二人桓澤都蠻子

阿禮海牙

阿禮海牙畏吾氏集賢大學士脫列之子也兄野訥事仁宗於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單弱多懷去計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宮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宮臣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啓曰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及殿下世

祖裕皇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正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太后以二月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召野訥賜玉帶授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居東宮兼太子右庶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聞有綉工工官大集民間子女居肆督責吏因爲奸利野訥奏罷之聞人感悅尋兼太醫院使仁宗即位請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請以中都苑囿還諸民拜樞密院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爲中書平章政事辭不拜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

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贈推誠保節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謚忠靖阿禮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並見信任十餘年間敷歷華近入侍帷幄出踐省闈廷無間言至治初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即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阿禮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糧儲

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廉訪副使萬家問犒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川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率小汪總帥脫帖木兒萬戶等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閩鄉披靈寶盪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迤邐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朶列

圖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阿禮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郟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刺魯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貨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考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溯黃河運至于陝糴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沙沙在南陽右丞脫帖木兒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必豐必良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

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
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
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禮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
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
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掠
鄧州而殘之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
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
西結囊家解以蜀兵至矣阿禮海牙益督餉西行遣
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帖木哥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鉄
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

縣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
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澗
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巨萬阿禮海牙
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斂
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禮海牙前後遣使告
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己二十日
阿禮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
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
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
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

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國厚恩
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
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
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
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
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
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誑誤比詔下先
募士以即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
吾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
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成擒於鞏洛

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
一無所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
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巴克上都奉天子
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阿禮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
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
者賣書諭之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
遣都護月魯帖木兒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
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
荆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
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

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
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阿禮海牙乃解嚴報捷歛餘
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
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阿禮海牙自始
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
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奕赫抵雅爾丁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馬因仕至大
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奕赫抵雅爾丁幼穎悟
嗜學所讀書一過目即終身不忘尤工其國字語初

爲中書掾以年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爲吏部主
事不再閱月固辭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復
披閱成牘多所平反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
事不赴改中書右司員外郎尋陞郎中一日與同列
共議獄有異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
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
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
爲名言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因事受賕者不
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
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耶刑

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
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
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
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
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
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
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刺謂奕赫抵雅爾丁曰人之材
幹固嘗有之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當以所知舉奕
赫抵雅爾丁遂以王毅李迪爲言一時輿論莫不稱
允又嘗論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彥敬敬威卿李

清臣輩可大用時諸公處下僚後皆如其言遷翰林
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中奉大夫集賢大學
士未幾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以獄
具陳列庭下甚備問之乃前官剗製以待有罪者奕
赫抵雅爾丁蹙然曰允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
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毋庸施也即屏去之
監慮一年賊吏削跡至大初元立尚書省拜參議尚
書省事召至京師懇辭不就改立中書省復拜參議
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脫烈海牙

脫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別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木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帝嘉其有識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八刺木始徙真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貧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父闍里赤性純正知讀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寧晉主簿改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劬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西胡參政殺其弟訟久不決脫烈海牙一訊

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汙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戶部郎中轉右司員外郎陞右司郎中贊畫之力居多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事起爲吏部尚書量能叙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領會通館事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艱食脫烈海牙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躋之至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清顯云

列傳卷第二十四

傳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華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吳瀛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秃蠻獵於燕南幹秃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即命入宿衛成宗初丞相伯顏在北鄙脫脫奉詔以名鷹賜伯顏伯顏見之驚問曰汝為何人子脫脫以實對伯顏語之曰

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未見汝比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卧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國恤語在阿沙不花傳

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筭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爲武宗年幹旃蒙爲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朶耳諭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踈陰陽家所言運祚脩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脫脫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爲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

祖宗之託我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奸謀動搖大本耳脫脫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命即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慙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秃列等待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速

爲我彌縫關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爲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羣臣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

弟之力爲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脫脫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攬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素服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爲告戒脫脫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博爾忽博爾木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脫脫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

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莫能奪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脫脫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

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賊罰鈔五百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脫脫辯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秃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秃齊王懼奔牙忽秃以避之遂告齊王反脫脫簿問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

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等二人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復爲中書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許堙廢已久若䟽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爲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南又譖脫脫爲

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牀兀兒失列門傳兩宮旨諭脫脫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他其復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所自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脫脫嘗即宣德別墅延

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口達識帖睦爾各有傳

燕鐵木兒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世系見土土哈傳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辛之及即位拜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刺沙專政宗室諸王脫脫王禪附之利於立幼燕鐵

木兒時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啓之由是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及腹心之士孛倫赤剌剌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只秃魯等入興聖宮會集百官執中書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兒兵皆露刃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姦黨下獄而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

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驛迎文宗于中興且令
密以意喻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
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
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爲平章前
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爲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
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蕭忙古鯨仍爲通政院使
與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鐵木兒通政院使
寒食分典庶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買戰馬運京
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
器當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詔選及罷退軍官

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
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燕鐵木兒
宿衛禁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第
撒敦子唐其勢時留上都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皆
棄其妻子來歸丁酉再遣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
趣大駕早發令塔失帖木兒設爲南使云諸王帖木
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戶合
軍扈駕旦夕且至民勿疑懼丁未命撒敦以兵守居
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
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

至自中興云乘輿已啓塗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
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居
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
平章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軍次榆林九月庚申詔
燕鐵木兒帥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
薄之北軍大敗甲子詔還都戊辰遼東平章禿滿迭
兒以兵犯遷民鎮斬關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薊州東
沙流河累戰敗之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
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
固辭曰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

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悟
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
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曆赦天下癸酉封燕鐵木
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其食邑甲戌加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
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
錠金素織段色繒二千匹海東白鶻一青鶻二豹一
平江官地五百頃即日詔將兵出薊州拒禿滿迭兒
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塚
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關帝出

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文宗乃還明日丁丑阿速衛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樞密副使阿刺帖木兒指揮忽都帖木兒引兵會戰阿刺帖木兒執戈入刺燕鐵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忽都帖木兒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

命知院也速答兒八都兒亦訥思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摩燕鐵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刺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告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王禪等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禪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命撒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八都兒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

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尊諭旨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為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命也速答兒也不倫撒敦追之就命也速答兒及僉院徹里帖木兒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撒敦為先驅燕鐵木兒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

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兒院使撒兒討溫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稽衣以氈衣然火為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叢林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來鬪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

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還乙未上都諸王
忽刺台指揮阿刺鐵木兒安童入紫荆關犯良鄉游
騎逼南城燕鐵木兒即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
銜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
溝河忽刺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
都人羅拜馬首以謝更生之惠燕鐵木兒曰此皆天
子威靈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悅賜燕興聖殿盡懽而
罷賜太平王黃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
寶珠金腰帶等物是日撒敦遣報秃滿迭兒軍復入
古北口燕鐵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

東路蒙古萬戶哈刺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
秃滿迭兒走還遼東獲忽刺台阿刺帖木兒安童朶
羅台塔海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蒙古
元帥不花帖木兒聞文宗即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
時上都屢敗勢蹙壬寅倒刺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
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
帝寶下倒刺沙于獄兩都平丁巳加燕鐵木兒以答
刺罕之號使其世世子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寶束
帶一白金甕一黃金瓶二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
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

年以欽察衛士多爲千戶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爲龍翊衛二年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刺魯東路蒙古二萬戶府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燕鐵木兒兼統之尋陞爲大都督府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遷御史大夫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哈刺魯太平王先是文

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撒由迎大元明宗于漠北三月辛酉乃詔燕鐵木兒護璽寶北上明宗嘉其功五月特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揮使事哈刺魯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故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舉擐甲胄繞幄殿巡護癸巳達上都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正大位己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十二

月丁亥文宗以燕鐵木兒有大勲勞于王室封其魯
祖父班都察溧陽王曾祖妣玉龍徹溧陽王夫人祖
父土土哈昇王祖妣太塔你昇王夫人父牀兀兒揚
王母也先帖你公主察吉兒並爲揚王夫人三年二
月文宗欲昭其勲詔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
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屢頒寵數未足
以報大勲下詔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畧曰燕鐵木
兒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
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脩

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翽親軍都指
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
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負大小諸衙門
官負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
事闊徹伯脫脫木兒等十人惡其權勢之重欲謀害
之也的迷失脫迷以其謀告燕鐵木兒即率欽察軍
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二月爲建第於興聖宮之西
南三月賜鷹坊百人十一月癸未詔養其子塔刺海
爲子辛酉以燕鐵木兒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
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磴土田又賜平

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有奇糧亡千七百石願增爲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贍弟撒敦詔從之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冲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貼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貼

睦爾平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瞽亂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薨燕鐵木兒既死妥懽貼睦爾始即位是爲順帝乃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勢爲御史

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直漢軍
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撒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答刺罕榮王大傅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
爲食邑宥世世子孫九死贈燕鐵木兒太師公忠開
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三月
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
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
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弟
答里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謀援立

以危社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郟王徹徹禿遂發其謀
六月三十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
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闕里吉思等掩捕獲之唐
其勢及其弟答刺海皆伏誅而其黨北奔答里所答
里即應以兵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帝
遣阿弼諭之又殺阿弼而率其黨和尚刺刺等逆戰
爲搆思監火兒灰哈刺那海等所敗遂奔晃火帖木
兒命孛羅晃火兒不花追襲之力窮勢促阿魯渾察
執答里等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怯薛官阿
察赤亦預唐其勢之謀欲殺伯顏後擒付有司具伏

其辜伏誅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為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邪乃遷皇后出宮尋酖之于開平民舍遂簿錄唐其勢家

伯顏

伯顏蔑兒吉解氏曾大父探馬哈兒給事宿衛大父稱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謹只兒總宿衛隆福太后宮伯顏弘毅深沉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

侍武宗于藩邸大德三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迭怯里古之地力戰又至哈刺塔之地累捷功為諸將先十年斡羅思失班等逃奔察八兒之地武宗命伯顏追降之十一年武宗大會諸王駙馬於和林錫號曰伯顏拔都兒武宗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蛟龍虎符領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三年加特進延祐三年仁宗命為周王常侍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就陞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

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
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
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宿姦頑豪嘗毒民者必
深治之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燕鐵木
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
使以謀密告伯顏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
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爲己富
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即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
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

徒旅委積士馬芻備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
靡不備至不足則徽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
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遷東南常賦之經
河南者輒止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
槽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徵邏斥堠日被堅執銳與
僚佐曹掾籌其便宜即遣蒙哥不花以其事馳告懷
王又使羅里報燕鐵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
當自効伯顏別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
兵以俟叅政脫別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
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

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計哉伯顏不從其言其夜脫
別台手刃欲殺伯顏為變伯顏覺遂拔劍殺之奪其
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懷王命撒里不花拜伯顏
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伯顏屬橐鞬擐甲胄
與百官父老導入咸俯伏稱萬歲即上前叩頭勸進
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伯顏明
日扈從北行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是為文宗特加伯
顏銀青榮祿大夫仍領宿衛尋加大尉賜黃金二百
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府儀同
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曆二年正

月拜太保二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居東宮拜太
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
文宗嗣位加儲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
順元年文宗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
命尚世祖闕出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分賜虎士三
百怯薛丹百默而吉軍百阿速軍百隸左右宿衛又
賜黃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
臣組以寶帶世為明券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
年八月進封沒寧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

三世爲王又加伯顏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八月文宗崩十月伯顏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寧宗崩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統二年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領太史院兼領司天監威武阿速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十一月進封秦王繼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宮相諸內府總領蒙古欽察斡羅思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私蓄異志謀

危社稷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上都擊破其衆七月伯顏鳩殺皇后伯牙吾氏爲匿唐其勢塔刺海于后宮伯顏怒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黨之者乎遂鳩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顏以答剌罕之號俾世襲之至元元年伯顏贊帝率遵舊章奏寢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萊蕪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鹽額歲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

有旨雄麗視諸王邸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
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留五年十月詔爲大丞相加號
元德上輔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鐫刻如前先數日
伯顏面奏請以賜田歲入所積鈔一萬錠賑帖列堅
末隣納隣三道驛置及關北十三驛之困乏者然伯
顏自誅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
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初伯顏欲以其姪
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
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
政今日修而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

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
反落落如晨星勢酸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
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
信遣阿魯世傑班日以忠義與之徃復論難益知其
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
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
伯顏不知益逞凶虐構陷郊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
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
寬徹普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顏且
日益立威鍛鍊諸獄延及無辜六年二月伯顏自領

兵衛請帝出曰脫脫告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
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欲有所爲遂與世傑班阿
魯合議白于帝戊戌脫脫悉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
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檄發
號令詳見脫脫傳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
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
兒瓦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已
亥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門上宣言有旨
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
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問曰
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
殺君伯顏俛首有慙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
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世系見兄伯顏傳馬札兒台蚤扈從武宗
後侍仁宗於潛邸出入恭謹涖事敏達仁宗說之及
立爲皇太子以爲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
中陞侍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卿進度支卿轉同知
典瑞院事陞院使歷大都路達魯花赤佩虎符領虎
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

史關陝大饑賑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衆轉太府卿又轉都功德使改宣政使三遷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拜御史大夫仍領高麗女直漢軍兼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承徽寺尋遷知樞密院事兼前職加提調武備寺事加金牌領欽察闖闖帖木兒千戶所又仍以知樞密院事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餘如故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伯顏既封秦王兄弟不宜並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至鎮邊民歲

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爲定例六年伯顏既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戶提舉廣東採珠提舉二司兼領右衛阿速軍又兼領群牧監未幾以疾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以其子脫脫爲右丞相而封馬扎兒台爲忠王至正七年別兒怯不花讒于帝詔安置甘肅以疾薨年六十三馬扎兒台所至不以察察爲明赫赫爲威僚屬各効其勤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爲已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峯山未成而崩馬

北兒台以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而先帝嘗駐蹕於茲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蕪廢也又建寺都城德門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旌忠昭德之額長子脫脫次子也先帖木兒

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爲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

子後必可大用遷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爲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及刺刺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盡禽以獻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

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
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
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
精兵收爲已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
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
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
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
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
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
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

而錢唐楊瑀嘗事帝瑀嘗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
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
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
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
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
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
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
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
邪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
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

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官門出入鑿切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

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瑤及江西范匪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詳見伯顏傳

中事定詔以馬扎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寺阿速衛千戶所兼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兀羅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昭功萬戶府都總使十月馬扎兒台移疾辭相位詔以太師就第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邾王徹徹禿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脫脫實領經筵事

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後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

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
不忘也脫脫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
外爲皇太子祝釐其費爲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
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
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
邪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
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
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
以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
馬扎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在道則閱騎乘

廬帳食則視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馬扎兒台安之
復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
扎兒台薨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年命脫脫爲
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之事九年朶兒只太平皆
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
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
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
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五月居毋劄
國夫人憂帝遣近臣喻之俾出理庶務於是脫脫用
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皆

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僖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既而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令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荅刺罕之號又勅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
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
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
自行討之以達魯曾為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
趨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
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
擊之大破其衆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
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繖旗鼓燒其積聚
追擒其偽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

事普化等即軍中命脫脫為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
朝而以樞密院同知禿赤等進師平穎亳師還賜上
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燕于私第詔改徐州為
武安州而立碑以著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
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
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
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
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
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
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

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關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

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又不行脫脫將出師也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竒氏會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素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

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夬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脛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

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刺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脫脫儀狀

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
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
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
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
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
寃於是詔復脫脫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哈刺章三
寶奴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刺章
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
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
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
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
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
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
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傳卷第二十五

傳卷第二十六

元史一百三十九

翰林學士蕭大英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

乃蠻台

乃蠻台木華黎五世孫魯祖曰孛魯祖曰阿禮吉失
追封莒王謚忠惠父曰忽速忽爾嗣國王追封薊王
乃蠻台身長七尺擊靜有威性明果善斷射能貫札
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朶哇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
徽院使階榮祿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奮制募
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為

市殺其數爲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乃蠻台下諭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脩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強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取官庫未煅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賜金幣玩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舊鑄皇兄之寶於其後嗣燕只哥解乃蠻台威望素嚴至其境禮貌益尊至順元年遷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

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尋奉命出鎮北邊
錫予尤重國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時金銀符未
備惟加纓於槍以爲等威至是乃蠻台爲請于朝皆
得綰符後至元三年詔乃蠻台襲國三授以金印繼
又以安邊睦鄰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
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六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
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
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
百石馬二百疋羊五百頭徧給之八年薨于家帝聞
之震悼命有司厚致賻儀詔贈摠忠宣惠綏遠輔佐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謚忠穆
子二長野仙溥化入宿衛掌速古兒赤特授朝列大
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西宣
慰副使累遷中書參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爲中書右
丞次晃忽而不花

朶兒只

朶兒只木華黎六世孫脫脫子也朶兒只生一歲而
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
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
中奉大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

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天曆元年朶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朶羅台二年朶兒只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朶羅台弟乃蠻台恃太師伯顏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愬于朝伯顏妻欲得朶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則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為設為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為國王而除朶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安靖為治民用不擾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為政如在遼陽時

先是河南范孟為亂以誑誤連繫者千百計朶兒只至頗知其冤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麟乃元問官執其說不從已而納麟還言丁朝以謂朶兒只心徇漢人朶兒只為人寬弘有度亦不卹也至正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朶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朶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尔父老有愛

於我我於尔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
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
為七年召拜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
相冬陞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為左丞相是時朝
廷無事稽古禮文之事有陞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
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嚴守令六
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事見太平傳歲餘留守司行
致賀禮其物先畱鴻禧觀將饋二相朶兒只家臣寓
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
事請卻之朶兒只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恠即命受

之朶王家產既籍于官朶兒只俾掾史錄其數明日
掾史以復韓嘉訥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變色
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令客省使
扶出朶兒只不為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罷丞相位
復為國王之國遼陽十四年詔脫脫總兵南討中書
叅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出軍
吳王朶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朶兒只獨曰吾國家世
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通賄
賂哉即領兵出淮南聽脫脫節制脫脫遣朶兒只攻
六合拔之既而詔削脫脫官爵罷其兵權朶兒只乃

以本部兵守揚州十五年薨于軍年五十二初朶兒只爲集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鉄失赤斤鉄木兒等并欲殺朶兒只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免以故朶兒只得脫於難朶兒只爲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二子朶蠻帖木兒翰林學士俺木哥失里襲國王

朶爾直班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祖曰碩德父曰別理哥帖木爾朶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從父也請于仁宗降璽書護其家稍長好讀書年十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于簿碩左右無能書漢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脩刑政踈遠邪佞顯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

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勲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爲災乃復條陳九事上之一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隳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姦臣無所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下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命書省官三

負督責戶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朶爾直班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爲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官

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其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
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
二家家奴怙勢為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灤州悉捕
其人致于法民大悅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
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荅曰朶爾直班知
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勢從子馬馬沙為欽察親
軍指揮使恣橫不法朶爾直班劾奏之馬馬沙因集
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府監改奎
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承制學士皆兼經筵官又
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朶爾直班甫弱冠又

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世以為盛事至正元
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陞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
歸翰林仍命朶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巒巒以
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朶爾直
班則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
遷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諭律令曲
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
論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與同
僚援實力請于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肅
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

行省左丞以疾不赴北還養疾黃厓山中起爲資正院使五年拜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朶爾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朶爾直班它擬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陞右丞尋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童甫上黜御史大夫懿

憐真班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朶爾直班即杜門謝賓客尋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僧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汰胥吏慎勾

稽興廢墜鉅細畢舉苟有罪雖勲舊不貸王邸百司
聞風悚懼召爲太常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
正使會盜起河南帝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
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
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
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
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願乃盡坐中華之
民爲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迂丞相脫脫意時
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貞外郎伯帖木兒故兩
人因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

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
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
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
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
朶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
章朶朶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朶朶便宜同討
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脩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
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
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
精銳列其功以聞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

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開義谷創置十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朶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弟章旣上脫脫怒故左遷朶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見黜關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不留乎朶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頃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旣至律諸軍以

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栢伯帖木兒言於丞相曰不殺朶爾直班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朶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之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即還以直民無不從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其名爭輸粟以助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朶爾直班不爲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伯顏不花百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刺宰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

味徒為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
 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
 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禮語人曰平
 章勲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
 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
 于黃州蘭溪驛年四十朶爾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
 為已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為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
 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為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
 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朶爾直班諫之曰明公
 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為留神於末藝朶爾直
 班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為多聞采前賢遺
 言各以類次為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
 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
 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
 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警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
 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
 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二子鐵固思帖木而篤
 堅帖木而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父木忽刺阿魯圖由經正監

襲職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
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脫脫辭相
位順帝問誰可代脫脫為相者脫脫以阿魯圖薦五
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別兒怯不花為左
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二相協和
為喜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為總裁五年三史
成十月阿魯圖等既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
復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
祖平宋混一區字典章圖籍皆歸祕府今陛下以三
國事績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

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
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汎作文
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為君者宜取以為
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為戒然豈止微勸
人君其間亦有為宰相事善則卿等宜倣效惡則宜
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為勉朕或思有未
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右司郎中陳
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
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
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

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己自能言耳將置我輩於
何地思謙大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
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
曰廟堂即今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選強壯人尚書
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
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荅其爲治知大體類如此
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
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
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
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
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
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帝必辯焉阿魯
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不
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
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
圖旣罷去明年別兒怯不花遂爲右丞相不久亦去
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爲太傅出守和林邊薨無嗣

紐的該

紐的該博爾朮之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
樞密院事旣而廢處于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

達達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餘條由是朝廷知其才陞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大尉總山東諸軍守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濟寧進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栢鄉東昌遂陷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紐的該有識量處事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降紐的該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和路富民調戲子婦繫獄車載楮幣至京師行賂以故刑部官持其事久不決紐的該乃除刑部侍郎為興和路達魯花赤俾決其事富民遂自縊死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有大臣體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年正月卒

24432

傳卷第二十六

元史傳卷二十六

十五



H956.4
3080

